

文學週報

第三十六卷 一三〇〇號

文學週報

第四卷

上海書店印行

文 學 週 報

第 四 卷

1928

開 明 書 店

文 學 週 報

第 四 卷

一 九 二 八 年 十 一 月 再 版

實 價 一 元

文學週報第四卷分類目錄

論文

題 目	作 者	頁 碼
中國文學不能健全發展之原因	雁 冰	一
新文藝的建設	仲 雲	八一
中國文學在世界上的地位	傅彥長	一四一
上海語應該是文學之用語的說明	傅彥長	二三七
元明雜劇傳奇與京戲本事的比較	賀昌羣	二四〇、二四二
童話與想像	均 正	二六一
童話的起源	均 正	二九一
『鴨綠江上』	錢杏邨	二七六

萬古愁的作者問題(二)	大白	三三一
民間故事的探討 (英國麥荷勞克)	趙景深	三二一
戲劇庸言 (英國高爾斯華綏)	傅東華	四七三
『誠』與文學(英國喬治文學的新精神 (英國蕭伯納)	傅東華	五〇三
保護的秘密 (法國法朗士)	傅東華	五三三
形式與實質 (法國古爾芒)	傅東華	五九三

批評家的職務

(美國門肯)

理想主義之根源

(英國蕭伯納)

小說

『心是分別不開的』

在淡霧裏

貨販

無聊

壓迫

我的日記

守夜人

縱酒

回家

殘荷

勢力範圍

傅東華

六二三

傅東華

七四三

今昔

行路難

燒餅

一朵美麗的青花

畸零人日記

(俄國屠格涅甫)

洗澡(法國左拉)

太早了(俄國柴霍甫)

彭家煌 五二二

趙景深 三八五

劉明 四三二

何定生 六一〇

仲雲 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〇、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〇、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〇、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〇、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七、六八、六九、七〇、七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七、七八、七九、八〇、八一、八二、八三、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八、八九、九〇、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一〇〇

徐霞村 四一七

趙景深 四八七

散文

山中雜記

(六)蟬與紡織娘

(七)苦鴉子

(八)不速之客

(九)山市

小小的鄉愁

秋夜懷以仁

西誦

二二

六〇

一二三

一四五

一二八

一九四

宴之趣
母親的遺跡
黯然魂消
憶北京
夕陽之下

詩歌

吁我把她殺了
向死神請求
永久的睡牀
勞工歌
秋風歌
懷以仁
夜之艱難
天鵝的哀歌
狼人情歌

西 誦 二三一
守 莊 二八四
錦 江 四六三
學 昭 六三一
黎烈文 七六九

金 髮 九〇
符竹英 三四一
符竹英 四三〇
汪靜之 五二四
汪靜之 五三八
王任叔 四八三
燕志儔 四九六
徐霞村 五五六
鍾敬文 五八六
劉潛初

你將知我的愛情這樣
真(德國民歌)

東 郊 一三七

巴巴阿拉來(英國民歌)

東 郊 一九二

詩人之戀愛

(威爾士民歌)

東 郊 二五九

我的露茜(瑞士民歌)

東 郊 二八九

葡萄牙的短歌

萬 曼 四六六

普希金詩三首

孫衣我 六〇六

標渺的心靈

梅 谷 七七二

童話

地球上的磚

汪靜之 四六〇

生與死

汪靜之 四九五

喜馬拉雅民間故事

調 孚 吳 吳

反常的婦人(挪威)

均 正 九九

狐狸做牧童(挪威)

均 正 四〇五

自己的子女最美麗

(挪威)

均 正 五二六

一個老女王和一個少年
鄉女的故事(凡列龍) 何小旭 二七二

傷風的狐(荷蘭) 何小旭 三一九

先生與他的學生
(高加索) 西諦 四九八

皮奧胡爾夫
(英國史詩述略) 西諦 四四三

居特龍德國史詩述略) 西諦 五四〇

尼泊龍琪歌
(德國史詩述略) 西諦 五四五

郎歌巴系傳說 西諦 七五〇

戲劇

騎士傑珊明和公主愛
格蘭丁(法國繆塞) 顧均正 二九

孩子(Gibson) 蘇兆龍 二九六

閒談

(一) 吶喊 西諦 四九

(二) 誇大狂 西諦 七二

(三) 江紹原君的工作 秉丞 一〇七

(四) 文學大綱 徐調孚 一三八

(五) 疲倦 希民 二二五

(六) 「良辰入奇懷」 秉丞 三一六

(七) 厲鶚續作紅樓夢
的新發現 露明 四〇七

(八) 回家 調孚 四六九

(九) 魯迅的「祝福」 景深 七六七

序跋

兩個跋 佩弦 八七

一個廣告(世界少年
文學叢刊) 調孚 一六二

重編粵風引言 鍾敬文 一六七

給我的孩子們
(書集自序) 子俊 一七一

龔果的爾「女郎愛里沙」原序

古希臘戀歌引言

「風先生和雨太太」序

「文學之近代研究」原序

寫於「烈火」出版之後

「嶺東戀歌」序

荔枝小品題記

雜文

綴白裘索引

正月文藝家生卒表

通信

給志摩書

割頭的錯誤

給林守莊先生

李劫人 一八八

金髮 二四七

均正 二五七

傅東華 四一三

黎錦明 四四〇

李金髮 四五七

鍾敬文 五五八

西 譯 一〇三、三
西 譯 二二七

胡適 一一一

燕志傳 二〇〇

黎錦明 四〇九

通訊

圖畫

似曾相識(漫畫)

冷落(秦淮簫鼓)(漫畫)

十六年元旦夜之秦淮

一瞥(漫畫)

銅板圖六幅

王任叔 二二七

鐘江 二八六

鐘江 三一七

鐘江 五八五

上海生活問題號

上海之居宅問題

上海照相半打

上海之公園問題

所謂中國影片

影戲院與舞台

雜感

鄭振鐸 三五一

孫福熙 三五八

鄭振鐸 三六三

陳君清 三七〇

西 譯 三七三

宏徒、東柳、覺 三七八

Athos 號

我們在 Athos 上

法行雜簡

遊子之音

離別

船上的小朋友

插圖

海燕

插圖

『英國人的樂園』

香港風景

寄吾母

九龍風景

“A La Mer!”

趕馬車的老人

眉公河岸

西 歸 六五三

學 昭 六五三

魏兆淇 六五三

西 歸 六七二

徐霞村 六七九

袁中道 六八〇

西 歸 六八三

袁中道 六八四

徐元度 六八七

袁中道 六八九

學 昭 六九三

袁中道 七〇〇

西 歸 七一三

徐元度 七一六

袁中道 七二〇

一個午餐

安南人休矣

附 錄

上海著作人公會緣起
我們的海濤社(來件)

元 度 七三〇

袁中道 七四〇

四一〇
五六〇

中國文學不能健全發展之原因

雁冰

中國文學源遠流長，詩三百篇，多抒情詠事之作。然在秦漢以前，所謂文學，實泛指一切學術。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又曰：「則以學文。」顏淵云：「博我以文。」凡此「文學」與「文」均指學術。周末諸子，爲古代文化放一異彩，學術思想，盛極一時，然其時文藝文學術文的範圍，仍混而不分。諸子作品，文采斐然，後世研究純文藝者，俱于是焉取法。正如希臘古代哲學家的作品，莫不富有文藝的趣味，而古希臘文學史上亦難屏斥芝諾芬尼（Zeno-phanes）與柏拉圖（Plato）等人而不錄。又其時文藝文與應用文的範圍，亦混而不分。例如左傳國策除記述史事外，又包含當時應用文的官文書，然後世文人常以與莊騷並視，而奉爲楷式。此又適如希臘古代歷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us）的史傳與政論家狄摩西尼（Demosthenes）的辯論文雖同爲應用文，而古希臘文學史家必不肯割，則亦無非因爲他們正堪作當時散文的代表。

但在諸子爭鳴，史家驟起，學術文應用文與文藝文混合不分的時代，中國南部却興起

了一派純文藝的作者。此派以屈原爲首，宋玉繼之，而哲學家荀卿也受了若干的影響，聊作後勁。

屈原的作品，今傳有離騷、天問、九章等；宋玉的作品，今傳有九辯、招魂等，皆是純文藝的作品。此派在當時，對於全中國的影響，並不怎樣大，似乎只影響了一個荀卿。今所傳荀卿賦，篇包含禮、知、雲、靈、箴、五賦，雖譚哲理，而實可視爲純文藝作品，爲漢賦之先河。荀子又有成相篇，盧文弨以爲是後世彈詞之祖，俞曲園更發明之，謂「成相」之「相」，即禮記「春不相」之相，（曲禮鄰有喪，春不相；鄭注相謂送杵聲。蓋古人于勞役之事，必爲歌謳以相勸勉，亦舉大木者呼邪許之比，其樂曲即謂之相）成相篇首句「請成相」者，即請成此曲之意，故知成相亦文藝作品。及至漢興，枚乘、東方朔、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等詞賦之臣——純文藝作者，莫不受了屈原的大影響。故離騷實爲漢賦的泉源；不但後啓漢賦，並且上接三百篇。淮南王劉安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班固離騷章句序）曰：「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云云。故知爲淮南王語。（王逸亦謂「離騷之文，依詩取興。」）（離騷章句叙）劉勰謂「固知楚辭者，體護于三代而風雅于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又曰：「枚賈追風以入麗，班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

代也。」（並見文心雕龍辨騷。）此等批評，實造成了後來的三百篇變而爲楚辭，楚辭變而爲漢賦，漢賦變爲六朝駢體……的中國純文藝文的變遷觀。由此產生了中國文藝批評的退化說（Theory of Deterioration）才智之士，總是模仿秦漢爲貴，鮮敢獨創了。

據上所述可知秦以前，中國純文藝的作品除孔子刪存之詩三百〇五篇外，惟有楚辭而三百篇與楚辭皆爲有韻文。至于純文藝的散文作品，乃秦以前所無，實漸盛於漢代。

二

歷兩漢魏晉以至南北朝，純文藝的發展極快；對於文學的觀念亦較爲明瞭。梁蕭統文選序曰：「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辯士之端……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典墳，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這便是把應用文學術文與文藝文分開。（雖然文選中又收應用文學術文及史論，實爲自亂其例，然而他的根本觀念總是分開。）而此亦非蕭統一人的意見。把應用文學術文與文藝文分開得明明白白，實是那時代普遍的事實。當時稱文藝文爲「文」，稱應用文及學術文爲「筆」。晉書蔡謨傳：「文筆議論，有集行

于世。」宋書傳亮傳：「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北史溫子昇傳：「張臬寫子昇文筆，傳于江外。」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凡此可足證文筆在當時乃對待之名詞。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于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知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閭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是之流，謂之筆。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陳書徐陵傳：「國家有大手筆，命陵草之。」又如陸瓊傳：「討周迪，徐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并敕付瓊。」唐書蔣偕傳：「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凡此皆足證官牘史冊等應用文，皆稱爲筆。

又所謂「文」，概指偶語韻詞——駢體、文心雕龍總術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金樓子立言篇：「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脉吻道會，情靈搖蕩。」此皆其證。詩賦有韻，故當然的稱爲「文」。梁書庾肩吾傳：「詩既若此，筆亦如之。」趙璘因話錄：「孟東野詩，韓文公筆。」則詩筆對舉，實同文筆對舉。

此種文筆之分，即文藝文與非文藝文之分，全在是否偶語韻詞，在今日看來，實嫌不妥。然在當時，則因散文的純文藝作品（如唐人小說）尚未發達，散文的領域內本少純文藝

作品，故以文藝文爲限于偶語韻詞，尚不失其時代的立足點。至如後世已有散體的純文藝作品，而猶思復活六朝文筆之論，那就是「時代錯誤」了。

我國中古時代始有明確之文學觀，既如上述，而文學之獨立成爲一科，亦自彼時始。兩漢魏晉文學大盛，然而沒有明確的文學觀，故文學終成附庸，不能獨立；史書無文苑傳，是其明證。及至劉宋，始提倡文學獨立，蓋亦時會使然。考之歷史，宋文帝時，于儒學玄學史學三館外，別立文學館（宋書本紀），使司徒參軍謝元掌之。（南史雷次宗傳）明帝時，立總明觀，分儒道文史陰陽爲五部。（宋書本紀）所謂文學館及文部，其體制今雖不可詳知，然顧名思義，當有類于西方的文藝院（Academy）。史家既別立文學傳或文苑傳，而文章志諸書亦盛極一時。（傅元著續文章志，沈約作宋世文章志，均見隋書經籍志。）齊王儉撰七志，始立「文翰」一部，梁阮孝緒撰七錄，易稱「文集」，是則目錄學者亦以文學獨立。凡此種種，皆可見當時朝野之重視文學，迥不同於司馬遷所稱「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了。（雖然那時仍不免有以倡優見畜的文士。）可惜唐興以後，力反前朝所爲，以至文學觀念，復返於兩漢以前；雖以詩賦試進士，然而世人祇視爲「敲門磚」，並且在文學領域內亦只得了畸形的發展。歷宋元明清，文學還是蒙在「載道」與

「小技」兩個錯誤的觀念下，不會回復到中古時代的見解。

不過自唐以來，純文藝作物雖不爲政府所重視，却已漸漸爲民衆所嗜好，故小說戲曲都有新的發展。此不具論。

三

由于無明確的文學觀而生的弊病極多：而在我國則爲蔑視自己的創造力，專去摹仿古人。「今不如古」的觀念，牢入人心，甚至偉大的學者如顧亭林亦不能免。他說：「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實則他說的「降」正是「升」是進步。三百篇中固然有許多好詩（大多數只是些沒甚意義的祝詞及舞歌），但是此等抒情詩的意境和藝術何曾就算得是最好的！歷來文士——批評家，又喜歡硬派某一時代的傑出作品乃是摹仿某時代的——大概是前代。劉勰說：「楚之騷文，矩矱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推而論之……則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疎古，風末氣衰也。」（文心雕龍通變篇）前後代文學之間的影响，自然是有的，然而何嘗像劉彥和所說的那樣呆板！

只因我國文士一向迷信古代的便是好的，故摹仿古作的積習特濃厚。詩有「擬古」，又有「擬擬古」。屈原作九章，於是有宋玉的九辯，王褒的九懷，王逸的九思，劉向的九歎，摹仿不已，九無窮，劉勰譏他們莫追屈宋逸步。（文心雕龍·辨騷）朱熹亦謂「其詞氣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痛而強爲呻吟者」。（楚詞辨證上）揚雄作連珠（任昉文章緣起）云是揚雄首作，傳元叙連珠則謂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奉詔作，於是有潘勗的擬連珠，王粲的傲連珠，陸機的演連珠，顏延之的範連珠，王儉的暢連珠，劉勰譏他們是「欲穿明珠，多貫魚目」。（文心雕龍·雜文篇）東方朔作客客難，於是有揚雄的解嘲，班固的答賓戲，崔駰的達旨，張衡的應問，崔實的客譏，蔡邕的釋誨，郭璞的客傲，枚乘作七發，於是有傅毅的七激，張衡的七辯，崔駰的七依，馬融的七廣，王粲的七釋，張協的七命，桓麟的七說，凡諸擬作，洪邁謂皆章摹句寫，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之，几格。（容齋隨筆）摹倣原是人類的天性，但中國文人之好擬作，却因是迷古。魏晉要返於兩漢，兩漢要返於周秦，周秦要返於唐虞；只思退後，不願上前，便是中國文學的一箇大毛病。

四

文學是人生的反映；須要忠實的描寫人生，乃有價值。即如個人抒情寫懷，亦必啼笑皆